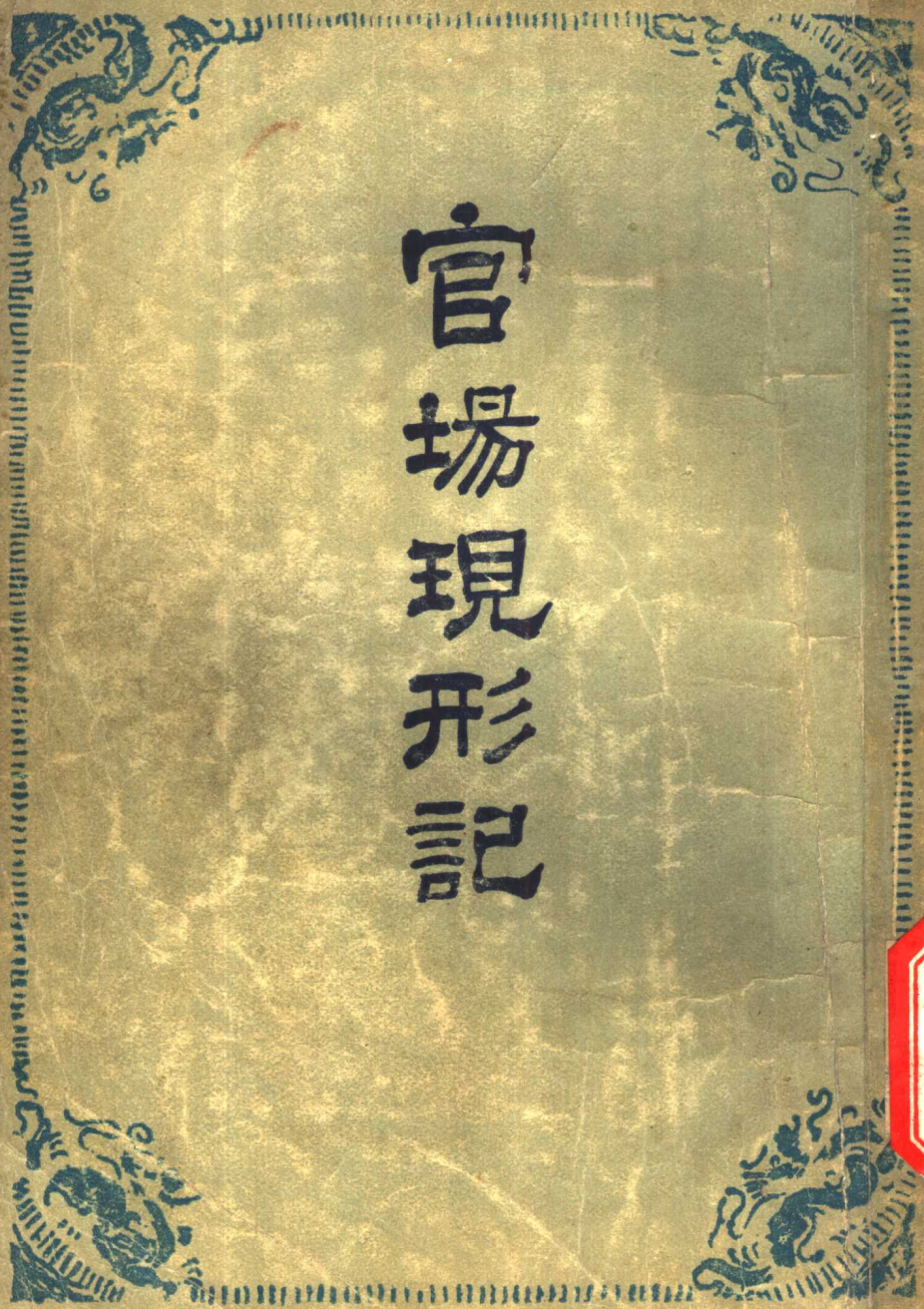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話說冒得官回家之後，囑咐太太把女兒裝扮停當，又收拾了一間房屋，將家裏王太太等統通安插清楚。他自己也送信給統領的小戈什，託他「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感恩匪淺！」自己卻躲在「蘇州友裝夫」裏，卻說統領向何處借酒，裏吃酒。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畢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轎回去。小戈什的心上明白，預先叮囑轎夫，叫他把轎子到冒得官的公館跟前，打門進去。羊統領假充吃醉，跟了進來。此時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當把他一領領到小姐房中，衆人一闖而出。統領等房中無人，才上前同小姐勾搭。聽說這一夜裏，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冒小姐只是不答，同啞子一樣。羊統領以爲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良宵易過，便是天明。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打的震天價響。隨後接着有人出來開門，聽這來的人，分明是個男人聲氣。羊統領雖然是個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時，不禁心中害怕起來，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以致落了他們的圈套。連忙骨碌從牀上爬起，察看動靜。聽了聽，只聽得房間外面有人低聲的說話。於是羊統領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長衣，輕輕拔去門門，拿在手中，預備當作兵器，可以奪門而出。說時遲，那時快，羊統領在裏面各事停當，走到門前，又側着耳朵聽了一聽，誰知反無動靜。於是心上更爲驚疑不定，想要開門，一時又不敢去開，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冒小姐亦業已披衣下牀。此時冒小姐業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統領越看越愛，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輕輕說得一句道：「天還早得很，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冒小姐亦不理他。卻不料這一問，早被門外一個人聽見，用手指頭，輕輕把門叩了兩下，亦說道：「天還早得很，爲甚麼不再睡一會兒？」羊統領一聽門外有男人說話，這一嚇非同小可。但是說話的聲音很熟，一時想不起是誰，任在那裏，半天喘不出氣來。還是冒小姐爽快，連忙邁步走近門前，伸手將兩扇門豁琅一聲，拉了開來，說了聲：「有話讓你們當面講。」羊統領起初，還當是小姐過來拉他的，卻不料有此一番舉動。房門開處，朝外一望，只見一個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門，跪着不動，那人低着頭，亦看不出面貌。羊統領滿腹狐疑，更是摸不着頭腦。正在兩難的時候，幸虧門外跪的人先

開口道：「沐恩在這裏伺候老帥，難得老帥賞臉，沐感恩匪淺！」說完這兩句，搔起頭來，聽統領吩咐話。羊統領仔細一看，認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無主意。只聽得冒得官又說道：「丫頭還不過來，幫着我求求統領！」一言未了，他女兒亦跪下了。羊統領至此，方才恍然大悟。見他們跪着不起，知道沒有歹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裏說道：「你們這番好意，我都曉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來之後，又請一個安，說道：「全仗老帥栽培！」其時臉水和點心，都已齊備。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立刻要走。冒得官父女兩個，拉着抵死不放，定要統領吃過點心再去。羊統領無奈，只得每樣夾了一點吃了，方才走的。冒得官又趕出門外，站過出班，方才進來。自此以後，羊統領便天天到冒家走動。又過了兩日，卻把冒得官傳了去，問個仔細。見了制臺，替他竭力的洗刷。制臺一心修道，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管這閒事，便也不去追問。統領回來，便借了一樁事，把朱得貴的差使撤掉還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辦他的遞解。朱得貴急了，到處託人替他求情。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說：「我去替你求求。」見了統領，鬼混了一陣。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并且還賞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標下去當差。一個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而且還感激他。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話分兩頭，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而且他南京有買賣，上海有買賣，都是同人家合股開的。便在他現在南京一引字號裏做擋手的一個人，其人姓田，號子密，是徽州人氏，這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頭髮不多，背後卻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因此衆人就送他一個表號，叫田小辮子。做了十幾年擋手，手裏着實有錢，近來忽然官興發作。羊統領便勸他道：「如要做官，捐個同通，到江南來，有我的面子，無論那個道臺跟前託託，差使是一定有的。」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碰來碰去的官，道臺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臺。他自己拿錢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只好聽其所爲。等到上兌之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東家找了一個人接手，他便起身進京引見。他東家往來的人，都是官場，他在官場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場的規矩，應該是在行的了。誰知大謬不然，不要說別的，單說他進京引見的時候，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他到的晚了，大夥兒已入了座，還有叫的條子，亦在那裏。他進門之後，見了人就作揖，見了相公亦是作揖。後來人家問他：「怎麼你見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說：「我看見他們，穿着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時候，那些局子裏當差的老爺們，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見了他們，疑心他們是部裏的司官老爺，才從衙門裏下來。他們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橫豎禮多人不怪，多作兩個揖，算得甚麼。」自己做錯了事，人家說說

他，他還不服。諸如此類的笑話，也不知鬧出多少。等他到省之後，齊巧這江南的藩司，糧道，統統換了新人，他一個也認不得。這天大早，頭一個上制臺衙門，到了司道官廳上。人家是曉得制臺脾氣的，總要打過九點鐘，才上衙門。他一進官廳，就在坑上頭一位坐下。後來等等大家不來，他便不耐煩，獨自一人，坐在坑上打盹，穿著簇新的蟒袍補褂，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會，各位候補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沒有差使的，霎時間絡繹不絕，來了五六十位。號房看見，別位大人來到，方才把他推醒。他一隻手揉眼睛，卻拿一隻手滿身的亂抓，說是坑上有臭蟲，把他咬着了。說話間定睛一看，一見來了許多人，把他嚇了一跳，幸虧全是候補道，其中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連忙下坑，一一招呼。招呼之後，止待歸坐，卻見一個人走了進來，也是紅頂，花翎朝珠，補褂。他卻不認得這人是誰，見了面，一揖之後，忙問的：『貴姓？』那人道：『姓齊。』接下來又問：『台甫？』旁邊走上來一位候補道，是羊統領的熟人，曾經託過他，招呼田小辮子的。這位候補道忙把田小辮子一拉說了聲：『這是方伯。』田小辮子連忙應聲道：『原來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藩臺也不理他，還自坐下。這個當口，外面又進來一個人，大家都認得是兩淮運使，新從揚州上省稟見的。衆人見了，一齊都招呼過。獨有田小辮子，又頂住問：『貴姓，台甫？』運司說了。接着又問：『貴班？』運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聲：『兄弟是兩淮運司。』誰知田小辮子不聽則已，及至聽了「運司」二字，那副又驚又喜的情形，真正描畫不出，陡然把大拇指頭一伸，說道：『啊！啊！還了得！財神爺來了！』大眾聽了他的話，都爲詫異，就是那位運司，亦楞住了。只聽得田小辮子說道：『你們想想看，兩淮運司的缺有名的，是一個鐘頭進來一個元寶，一個元寶五十兩；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就是二十四個元寶，二十四個元寶，就是一千二百兩；十天一萬二千兩，一個月三十天，便是三萬六千兩；十個月三十六萬，再加兩個月七萬二，一共是四十三萬二。呵！呵！還了得！這們一個缺，只要給我做上一年，就儘夠了！』他正說得高興，忽然旁邊有他一個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麼給人家做，人家還不肯做呢？』衆人忙問：『給誰誰不要？』那人說道：『就是那個唐什麼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這個缺，他一定要辭不做嗎？』又一個人說道：『唐某人呢，本來是個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任他是甚麼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況現在的這個運司缺，亦比前差多了許多。』田小辮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壞，做官的利息，總比做生意的好些。』衆人見他說的窮形盡致，也不理他。停了一刻，約摸已有十點打過，制臺在老祖前應做的功課，一一停當，方才出外見客。頭一班司道進見，田小辮子是初次稟到的人，於是隨着一同進去。見了制臺，一切禮節，全是隔夜操練好的，居然還沒有大錯。不

過一件毛病不好，是愛搶說話，無論制臺問到他，他都要搶着說。幸虧這位制臺，是位好好先生，倒也並不動氣。見過一面之後，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說他的壞話，說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場上的規矩，都不懂得。制臺道：「還好，尚不失他的本色。這種人倒是老實人，是不會說假話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頭的事情，我們不曉得，倒好問問他。究竟他還沒有沾染官場習氣，諒來不敢蒙蔽我們。」藩臺見制臺如此，亦沒有別的說了。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來。第三天又一同上院，湊巧同見的是營務處上的一位道臺，制臺朝着他這位道臺說道：「現在營制太不講究，就以羊某人所帶的幾營而論，有一營一半是德國操，一半是英國操，又一營全是德國操，忽然當中闖了些長苗子。這長苗子是我們中國原有的，如今闖在這德國操內，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個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紀大了，有些小事情怕心煩，總要諸位費心幫幫忙。羊某人也是馬馬虎虎的，你們總得說他才好，還有此一件習氣最不好，我每逢看見，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槍倒擱在肩膀上，那一頭也有拴着一把雨傘的，也有掛一雙釘鞋的，真正難看。」制臺說到這裏，那個營務處道臺，還沒有答話，田小辮子搶着說道：「不瞞大帥說，職道在敝居停羊某人營裏，看得多了，德國操的洋槍，都是倒擱的，大帥倒不必怪他。」制臺聽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個營務處上的道臺說話。一會又說道：「新近有個大挑知縣，上了一個條陳，其中有些話，都是窒礙難行。畢竟書生之見，全是紙上談兵，這些營務事情，如非親身閱歷，決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辮子又插嘴道：「職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處久了，有年職道同敝居停談起這件事，職道擬過幾條條陳，很蒙敝居停說好，明天倒要抄出來，送給大帥瞧瞧。」制臺道：「你有什麼見解，儘管寫出來。」田小辮子又答應了，是等到院上下來，便把從前在店裏專管寫信的一位朋友，請了來，同他商議。他自己拿嘴說，那個朋友拿筆寫。寫了又寫，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個鐘頭，好容易寫了一個手摺，其中又打了幾個補釘。到了次日上院，齊巧這日，制臺感冒，止轅不見客。田小辮子撲了一個空，心中甚是不快活，便同巡捕官說道：「我是來遞條陳的，與別位司道不同，老帥既不出來見客，可以帶我到簽押房裏獨見的。」巡捕官說：「老帥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沒有做，此刻剛正吃過藥，蒙着兩條棉被，在那裏出汗，早有過吩咐，統通不見。請大人明天再過來罷！」田小辮子無奈，只得悶悶而回。誰知制臺一連病了五天，就一連止了五天轅門。田小辮子要見不能見，真把他急得要死。到了第六天，制臺的病稍為好些，因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來理事。於是又有兩三個跟班扶着，勉強出來會客。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道進見，自然是藩臺同着鹽糧二道說話。問：「老帥今天可大安了？」制臺道：「病是好了，不

過覺着沒氣力。到了我這樣的年紀，算算不大，怎麼一病之後，竟如此無用？別人尚未開口，田小辮子先搶着道：『老師白忙，晚上忙，早晨有早晨的公事，夜裏有夜裏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如此折騰呢？老師總要保養保養才好。』他說的原是真話。不料這位制臺，上房裏一共有十一個姨太太，聽了他話，一時誤會了意，沉吟了半晌，忽然說道：『老兄的話很不錯，但是兄弟姬妾雖多，這兩年因為常常在老祖跟前當差，一直是齋戒的，怎麼還會生病？』田小辮子連忙接口道：『職道說的公事，是老師天天辦的公事，並不是……』說到這裏也咽住了。制臺見他說話莽撞，心裏好不自在，半天不響，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辮子站起來，從袖筒裏掏出一個手摺，雙手奉上制臺，說道：『這是上回老師吩咐擬的條陳，職道已經寫好了五六天了，帶來請老師過目。』制臺說了半天的話，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們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辮子要他看條陳，他要待不看，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慣的了，一時又放不下面子，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摺接了過來，掙扎着大略看了一遍，兩手拿着手摺，禁不住瑟瑟的亂抖。藩臺怕他勞神，便說：『老師新病之後，不可勞神，談陳上的事情，過天再斟酌罷。』誰知田小辮子拉了藩臺袖子，一把道：『兄弟這個條陳，是大帥五六天前頭吩咐的。』一面說，一面又跑到制臺面前，拿手指着條陳說道：『大帥，條陳不多，祇有四條。大帥請看這一條。』此時制臺正被他弄得頭昏眼花，又見他自己離位指點，毫無官體，本來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見他這個樣子，倒要看看他的條陳如何再講。但是頭裏發暈，雖然帶了眼鏡，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說給我聽罷。』田小辮子一聽大喜，忙把手摺接了過來，雙手高捧，站在地當中，高聲朗誦。未曾念滿三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原來替他做手摺的人，其中略爲掉了幾句文，所以田小辮子念不斷句。制臺聽了不懂，便問大眾：『諸公懂他的話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語。制臺道：『你老實講給我聽罷，不要念了。』田小辮子便解說道：『職道的第二條條陳，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隊伍，都不准他們吃飽。制臺道：『還是要剋扣軍餉，不是俗語說的好：『皇帝不差餓兵。』怎麼叫他們餓着肚皮打仗呢？』田小辮子道：『大帥不知道這裏頭有個比方：職道家裏養了個貓，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到了晚上，就不給他吃了，等他餓着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給他東西吃了，他吃飽了肚皮，就去睡覺，便不肯出力了。現在拿貓比我們的兵，拿耗子比外國人，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國人，斷斷乎不可吃得全飽，只好叫他們吃個半飽，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們餓了，自然要拚命趕到外國營盤裏搶東西吃。搶東西事小，那外國人的隊伍，可被我們就吵亂了。』制臺道：『不錯，不錯。外國人想是死的，隨你到他營盤裏搶東西吃，他們的炮火，那裏去』

了！我看倒是二個兵不養，等到有起事來，備角文書給閻王爺，請他把枉死城裏的餓鬼放出來打仗，豈不更爲省事？」說完，哈哈大笑。田小辮子雖聽不出制臺是奚落他的話，但見制臺的笑，料想其中必有緣故。於是臉上一紅，說道：「這個道理，是職道想了好天悟出來的。」制臺聽他說的話，開味，便也不覺勞乏，反催他說道：「第一條，我已懂的了。你說第二條。」田小辮子見制臺要聽他條陳，更把他喜得了不得，連忙說道：「前頭第一條講的是陸師。這第二條講的是炮臺。現在我們江南頂吃重的是江防禦，緊口子上，都有炮臺。這炮臺上的大炮，是專門打江裏的船的，職道有一個好法子，教這炮臺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鏡，把這江裏的路看清楚。譬如外國人的船，朝着西面來的，我們就架上大炮，朝着東面打去；倘若朝東面來的，我們就朝着西打去；這就叫「迎頭痛剿」，萬無一失。至如或南或北，都是如此。」制臺道：「炮臺上的炮，不打江裏敵船，打那一個難道撥轉來打自己的人不成？至於炮臺上的人，原應該懂得點測量的，等到看見了敵船，東西南北，對準水線，要算準時刻，約摸船還未到的前頭，一秒鐘或兩秒鐘三秒鐘，就得把炮放出。等到炮子到那裏，卻好船亦走到那裏，剛剛碰上。自然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天下那裏有但辨方向，不論遠近，向海闊天空的地方，亂開炮的道理？況且放一個炮，要多少錢，你也仔細算算沒有？」田小辮子見制臺正言厲色的駁他，又當着各位司道面上，一時臉上落不下，只好分辯道：「職道所說的「迎頭痛剿」，原諛的是對準了船頭，才好開炮。」制臺道：「等船頭對準炮門，已來不及了。等到炮子到跟前，那船早已走過，豈不又是落了空總之，不懂得理，還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田小辮子被制臺駁的無話可說。於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聲也不敢響。此時制臺同他駁了半天，虛火上來，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把後頭兩條逐一解說出來。田小辮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第三條是爲整頓營規起見，怕的是臨陣退縮，私自逃走，或者在外頭鬧亂子，闖禍。照職道這個法子，就不怕他們了。」制臺道：「有什麼高明法子，倒要請教請教。」田小辮子道：「職道也不過如此想，可行不可行，還求大帥的示下。」制臺道：「快講，不要說這些廢話了。」田小辮子道：「凡是我們的兵，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條眉毛。職道想：這眉毛，最是無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個人祇有一條眉毛，無論他走到那裏，都容易辨認。倘是逃走了，以及鬧了亂子，隨時拿到，就可正法。是斷乎不會冤枉的。」制臺道：「從前漢朝有個「赤眉賊」，如今本朝倒有了「無眉兵」了，真正奇聞！你快一齊說了罷。」田小辮子只得又說道：「這第四條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時候，或是出去打鹽梟，拿強盜，所有我們的兵，一齊畫了花臉出去。」制臺道：「畫了花臉，可是去唱戲？」田小辮子道：「兵的臉上，畫的花花綠綠的，好

叫強盜看了害怕他們老遠的瞧着，一定當是天神天將來了，不要說是打強盜，就是去打外國人，外國人從來沒有見過，見了也是害怕的。」制臺道：「你的法子很好，倒又是一個「義和團」了。」田小辮子把臉一紅道：「職道雖然沒有見過「義和團」，常常聽北邊下來的朋友談起團裏的打扮，有些都學黃天霸的模樣。職道現在，乃是又換一個樣兒，是照着戲臺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畫，無論什麼人見了，都要害怕的。」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興，不提防制臺聽了他的條陳，竟其大動肝火，頓時啐了一口道：「呸！這樣放屁的話，也要當作條陳來上你們諸公聽聽，傳出去，豈非笑談！江南的道臺都是如此，將來候補的一定還要多哩！」田小辮子還當制臺有心說笑話，同他嘔着玩耍，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江南本來有個口號是：「婊子多，驢子多，候補道多。」制臺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像你這樣的候補道，本來只好比驢子，婊子，再稍微上等點的人，你就比不上。」其時潘臺等人見制臺的話說得長遠了，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況且這位制臺，是忠厚慣的，今忽一日動了真火，田小辮子又是個市井無賴，不曉得甚麼輕重的，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僵，將來不好收場。於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齊站立告辭。制臺一面送他們，還一面數說田小辮子。此時田小辮子要強辯，也不敢強辯了，於是跟着大眾，一塊兒出去。走到外面，將要上轎，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這個條陳，今天是不應該上的。勸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寅趙元常，他便拉了趙元常袖子，自分別道：「我那裏有工夫上這撈什子。這原來是大帥，他自己問我要的，他問我要，我怎麼好說不給他。而且條陳上不上在我，不用由他，他也犯不着生這們大氣，拿人不當人。人家的官小雖小，到底也是個道臺，銀子一萬多兩呢！」趙元常見他的爲人，呆頭呆腦，說的話不倫不類，又想到制臺剛才待他的情形，恐怕事情不妙。趙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田小辮子到省，羊統領曾託過他說：「田小辮子是個生意人，一切規矩都不懂得，總得你老哥隨時指點指點他才好。」所以這趙元常才肯埋怨他，勸他不要多講話。後來他不服趙元常的話，趙元常也生氣，便趁空回了羊統領說：「田某人太不懂事，總得統領自己，把他叫來開導開導才好。」羊統領本來同他很關切的，當時一口應允說：「等我馬上關照他。」齊巧這日陰天，很有雨意。羊統領沒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幾個道臺，甚麼孫大鬍子，余蓋臣，潘金土，糖葫蘆，烏額拉布，田小辮子，一共六人，又面約了趙元常，統通資主八位，同到釣魚巷大衙家，打牌吃酒。趙元常因另有事情，說明白去去再來。羊統領卻自己坐了轎子，先去吃煙。這大衙同羊統領，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見面之後，另有副肉麻情形，難描難畫。一霎時親熱完了，所請的這七位大人，也陸續來



了。當下先打牌，後吃酒，卻不料那田小辮子田大人，新叫的一位姑娘，名字叫翠喜，是烏額拉布烏大人的舊交。烏額拉布田小辮子，今天是第一次相會，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心上着實吃醋。起初田小辮子還不覺得，後來烏大人的臉色，漸漸的白裏發青，青裏變白，他是旗人，又是闊少出身，是有點脾氣的手裏打的是麻雀牌，心上想的卻是他二人。這一副牌，齊巧是他做「莊」，一個不留神，發出一個「中風」，底家拍了下來。上家跟手發了一張「白板」，對面也拍出。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翠喜正在他懷裏替他發牌，一會勸田小辮子發這張牌，一會又說發那張牌，田小辮子聽他說話，發出來一張「八萬」，底家一攤就出。仔細看時，原來是「北風」「暗剋」「三四萬一搭」「三張七萬」一張「八萬」「等張」，如今翠喜發出「八萬」，底家數了數：「中風」「四副」「北風」「暗剋」「八副」「三張七萬」「四副」「八萬」「吊頭」不算，連着和下來「十副」頭，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兩翻一百零四，萬字「一色」，三翻二百零八。烏額拉布做莊，打的是五百塊洋錢一底的，「么」一解，「莊家」單輸這一副牌，已經二百多塊。烏額拉布輸倒輸得起，只因這張牌是翠喜發的，再加以醋意，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頓時拿牌往前一推，漲紅了臉說道：「我們打牌四個人，如今倒多出一個人來，看了兩家的牌，發給人家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來做我一個的。」翠喜忙分辯道：「我又不曉得下家等的是「八萬」，你「莊家」固然是要輸，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輸。」烏額拉布道：「自然要輸，你可曉得你們田大人不是「莊」，輸的總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個老爺，不是做一個姑娘，一個姑娘，不是做一個老爺。甚麼我的田大人，你們諸位大人聽聽，這話好笑不好笑？」田小辮子看見烏額拉布同翠喜搗蛋，心上已經不願意。他本是個草包，毫無知識的人，聽了翠喜的話，便也發話道：「中正街的驢子，誰有錢誰騎。烏大人，你不要這個樣子！」烏額拉布見田小辮子說出這樣的話來，便也惱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辮子兜胸一把，那一隻手，就想去拉他的辮子。幸虧糖葫蘆眼睛快，說道：「別的好拉的辮子，是拉不得的，共總只賸了這兩根毛，拉了去就要當和尚了！」烏額拉布果然放手。說時遲，那時快，田小辮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領口不放。只聽得田小辮子罵烏額拉布，烏額拉布亦罵田小辮子：「田雞！」田小辮子道：「我做「田雞」總比你當「烏龜」的好些。」當下你一句我一句，兩人對罵的話，記也記不清。這日打牌的人，共是兩桌。大眾見他二人扭在一處，只得一齊住手，過來相勸。其時外邊正下傾盆大雨，天井裏雨聲，嘩喇嘩喇，鬧的說話都聽不清楚。大家勸了半天，無奈他二人總是揪着不放。烏額拉布臉上，又被田小辮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兩處，雖然沒有出血，早已

一條條都發了紅了。羊統領雖然是武官，無奈平時酒色過度，氣力是一點沒有的，上前拉了半天，絲毫拉不動二人。又想：「倘或被他二人一個不留神，誤碰一下子，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來。後來好容易，被孫大鬍子、趙元常一十人，將他倆勸住的。烏額拉布坐定之後，方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發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鏡前一看，才曉得被田小辮子挖傷了好幾處。明面上不得衙門，見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氣，一面告訴別人，一面立起身來，想找田小辮子報復。其時田小辮子已被趙元常等，拖到別的屋裏去坐。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於是又頓着腳罵個不了。羊統領道：「烏大哥臉上的傷，可惜是田小辮子挖的，倘或換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挖的，弄得這個樣兒，烏大哥非但不罵他，而且還要得意呢。」說的大家嗤的一笑。其時天已不早，外面雨勢雖小了些，依舊淅淅瀝瀝下個不了。羊統領便吩咐擺席。正要叫人去請田趙二位大人，只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說田小辮子不肯吃酒，一個人溜回去了。羊統領只好隨他。於是大家入坐，商議着明天上院，叫人替烏額拉布講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釣魚巷養傷。席面上正說着話，忽見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爲首的渾身拖泥帶水，用一塊白手巾擦着頭，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走進門來，一見統領，便拍託一聲，雙膝跪地，口稱：「軍門救標下的命！」羊統領一見之下，不覺大驚失色，心上想：「剛才他們打架的時候，並不見他在內，怎麼他的頭會打破？」正在疑疑惑惑，又聽那個人說道：「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年，從來沒有誤過差事，就是誤了差事，軍門要責罰標下，或打或罵，標下都是願意的。如今憑空裏添了個外國上司，靠着洋勢，他都打起人來，這還了得！標下是天朝人，雖說都司不值錢，也是皇上家的官，怎麼好被鬼子打？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以後這個臉，往那裏擺？總得求軍門，替標下作主！」說罷，又碰了幾個頭，跪着不起來。羊統領還不明白他的說話，便問：「你到底是做什麼的？你說在我這裏當差，怎麼我不認得你是好好一個人，怎樣會給外國人打？總是你自己不好，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標下在新軍左營當了十八年的差，軍門有時出門，或者回來，標下跟着本營的營官接差送差，軍門的面貌，早已看熟了。平時沒有事，標下又夠不上常到軍門跟前，伺候你老人家。軍門那裏會認得標下呢？至於外國人那裏，標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說外國話，標下也學他說外國話對答他，並沒有說錯甚麼。他搶過馬棒，就是一頓。現在頭上，已打破了兩個大窟窿，流了半碗的血。軍門不替標下作主，標下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一定同這鬼子拚一拚。」其時檯面上的人，算孫大鬍子公事頂明白，聽了那人的話，沒頭沒腦，心上氣悶得很，急忙插嘴問道：「你到底是誰？叫個甚麼名字？怎麼會同外國人在一塊兒說明白了，好叫你軍門大人，替你作主？」羊統領到此，亦被孫

大鬍子一言提醒，幫着催他快說。又見那個人回道：「標下叫龍占元，是兩江儘先補用都司，現在新軍左營當哨官。五天頭裏，標下奉了營官的差遣，同了本營的繙譯，到下關迎接本營的洋教習。那知一等等了五天，連個影子都沒有，偏偏今天天下大雨，標下以爲下雨，那外國人總不會來的了，正因等得不耐煩，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躲雨。那曉得正是下大雨的時候，輪船正靠碼頭，標下聽見輪船上放氣，趕緊跑到躉船上去看，只見外國人站在那裏生氣，說：「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濕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標下因爲他是外國人，制臺大人，尙且另眼看待，標下算得甚麼東西，當時就趕緊上前周旋他。他一連問下幾句話，標下又趕緊的答應他。不料標下周旋他，倒周旋壞了，他咕唧呱啦說的是些甚麼話，標下是一句不懂。他已經動了氣，拿起腿來，朝着標下就是兩腳。標下說：「有好話說，你犯不着踢人。」他也不聽見，順手就把標下手裏的馬棒，搶了過去，一連拿標下打了十幾下子，以致把頭打破。標下說的句句真言，諸位大人不相信，現今繙譯同了標下同來，他就是個見證。」說到這裏，跟他來的人當中，便有一個衣服穿的略爲齊全的，走上來，朝着羊統領打了一個千，自稱他是營裏的繙譯，一向少來替軍門請安。今天是被龍占元龍都司拉了來，替他做見證的。羊統領見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欠，仍舊坐下。問他道：「怎麼好端端的，會叫洋教習打他？洋教習說些甚麼？他是怎麼回答的？」這繙譯便湊前一步道：「回統領的話：龍都司實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輕，頭都打破。他說的話，一字兒不假。至於他爲了甚麼捱打，卻要怪他自己不會的說話。」羊統領道：「是啊。外國人斷乎不會惡空打他的，總是他自己不好。」此時龍占元跪在地下，聽見繙譯說他不是，統領怪他不好，直把他氣的臉紅筋脹，昂著頭，撇著嘴，一個人賭咒。羊統領也不理他，便催繙譯快說。繙譯回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老天爺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會弄潮，就沒有這場事了。偏偏輪船攏碼頭，偏偏下了大雨，那洋人的行李，從輪船上搬到躉船上，雖然一跨就過，搬行李的人，又沒有拿傘，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脾氣，亦實在難說話，到了躉船上，就跳着腳罵人。等他罵過一會子，沒有人在他面前，他也只好罷手。齊巧龍都司要去討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那洋人的脾氣，是越扶越醉的，不理他倒也罷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了。龍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同他拉，卻把他的手一推，瞪着眼睛，打着外國話問他：你不會外國話，不理他，也就罷了；偏偏這位龍都司又要充內行，不曉得從那裏學會的，別的話一句不會說，單單會說「也司」一句。洋人打着外國話問他：「你可是來接我的不是？」龍都司接了一聲「亦司。」洋人又問：「既然派你來接我，爲甚麼不早來？你可是偷懶不

來？龍都司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聽了他「亦司亦司」，心上愈覺不高興，又問他道：「你不來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是有心要弄壞我的行李不是？」這時候，我們懂得外國話，都在旁邊替他發急。誰知他不慌不忙，又答應了一聲「亦司」。洋人可就不答應了，他手裏本來有根棍子的，舉起棍子兜頭就打，誰知用力過猛，棍子一碰就斷，彼時洋人氣不過，一面嘴裏罵他，一面就伸手把他手裏的馬棒奪過來，沒頭沒腦就是一頓。等到頭已打破，他嘴裏還在那裏「亦司亦司」，真正把我們旁邊人氣昏了。後來好容易把洋人勸開，等到雨下小些，叫了馬車，連人連行李，一齊替他送回家去。我們這裏，大家都怪龍都司說：「你同洋人說話，怎麼只管說「亦司亦司」一句，如今爲這「亦司」，上可就吃了苦了。」我們說話，他還不服說：「我們官場上，向來是上頭吩咐話，我們做下屬的人，總得「是是是」，「喳喳喳」，如今我拿待上頭的規矩待他，他還心上不高興，伸出手來打人，真正是豈有此理！」現在洋人已經回家去了。龍都司因爲捱了洋人的打，而且頭亦打傷，心上不甘，特地奔到軍門公館裏喊冤，到了公館裏，曉得軍門在這裏，所以又趕了來的。」羊統領聽完了一席話，不禁緊鎖雙眉，把頭搖了兩搖，說道：「我就曉得你們這些人，不安本分，專門替我惹亂子。好端端的外國人那裏，你又去得罪他做什麼？」龍占元道：「標下怎敢得罪外國人，他打標下，卻是打得不合理。」羊統領道：「你要怎樣？」龍占元道：「求大人伸冤。」羊統領尙未答言，畢竟孫大鬍子老奸巨猾，忙替羊統領出主意道：「人已經被外國人打了，你有甚麼法子想，你去替他伸冤，終究是我們自己人不好，他不去躲雨，輪船一到，他就把外國人接了下來，自然沒得話說。如今是他自己誤了公事，反說外國人不講情理，這場官司，就怕打到制臺跟前，非但打不贏，而且還要弄出交涉重案。我們現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人已打了，外國人不來問你的信，總算有你的臉了。如今反要生出是非來，我看很可不必。」一席話，提醒了羊統領，立刻把臉一沉，朝着龍占元發話道：「本營營官派你去接洋教習，沒有叫你去躲雨，你偷着去躲雨，以致外國人的行李，沒人照應，自然要弄潮的了。這要怪你自己不好，外國人打你是應該的。以後當差使，這樣的誤事，還了得！」一面說，一面回頭吩咐同來的繙譯，叫他回去同營官說，叫他另外派人。「這龍哨官，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而且還要重辦，以爲妄言生事者戒。」繙譯聽了羊統領的吩咐，只好答應着，把龍占元急死了，跪在地下，叩頭如搗蒜，口稱：「軍門開恩，標下以後不敢生事了。如今也不求伸冤了。」羊統領道：「你們衆位請聽，他到如今還說他自己冤枉，不到黃河心不死。」我一定不能饒他，明天我還要把外國人請了來，叫他看我發落。」龍占元一聽不妙，又連忙

磕頭，連忙說道：『求諸位大人可憐憐，下替標下好言一聲罷！』羊統領又問他：『冤枉不冤枉？』龍占元回稱：『不冤枉。』又問：『該打不該打？』回稱：『實在該打。』羊統領見他自己認了不是，還不肯放他，叫同來的繙譯把他帶回去，交代給營官。『倘或三天之內，外國人不來說話，便能。倘有一言半語，我是問他要人的。』龍占元至此，方才無話可辯，又磕了一個頭起來，含着眼淚，抱頭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

卻說：羊統領雖然喝退了龍占元，祇因他惡客多事，得罪了洋教習，深怕洋教習前來理論，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獅子同烏額拉布兩個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眾，興致索然。於是無精打采，草草吃完，各自回去。第二天羊統領特地把田小獅子請來，先埋怨他不該到制臺面前上條陳，弄得制臺不高興，又怪他不該同烏某人翻臉。『過天我替你們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個官廳子上，彼此見面不說話，算個甚麼呢？』田小獅子畢竟是做過他的夥計，吃過他的飯的，聽了他的話，心上雖然不服，嘴裏不便說甚麼，只好答應着。又過了兩天，羊統領看洋教習不來找他說甚麼，於是才把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後來龍占元是本營營官，又上來回過羊統領，求統領免其看管，並且不要撤他差使。當時又被羊統領着實說了他許多不好，看他本營營官面上，暫免撤差，只記大過三次，以儆將來。龍占元又親自上來叩謝，羊統領吩咐他道：『現在的英文學堂，滿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學洋話，爲什麼不去拜一個先生，好好的學上兩年？一個月，只消化上一兩塊洋錢的束修，等到洋話學好了，你也只好去充當翻譯。再不然，到上海洋行裏做個「康白度」，一年賺上幾千銀子，可比在我這裏當哨官強得多哩。要照現在的樣子，只學得一言半語，不容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話，這是何苦來呢！』龍占元道：『回軍門的話，標下從前總共讀過三個月的洋書。通學堂裏只有標下天分高強，一本漁辣買，只賸得八百沒有讀。後來有了生意，就不讀了。過了兩年，如今只有「亦司」這一句話，沒有忘記。滿打算借此應酬應酬外國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頓打。這一下子可把標下打苦了，到如今頭上還沒有好。以後標下再不敢說洋話了。倘若再學會兩句，標下有幾個腦袋，又是馬棒，又是拳頭，這不是性命相關嗎？』羊統領聽了，點點頭道：『不會也罷了，完完全全做個中國人，總比那些做漢奸的好。』龍占元於是又答應了幾聲。『是』，然後退了出來。這裏羊統領便想仍到釣魚巷相好家擺一擺。

酒，以便好替烏田二人和事。兩天頭裏寫了知單，叫差官分頭去請，所請的無非仍舊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幾個，其中卻添了兩位。一位是趙大人，號堯莊，乃廣西人氏。說是制臺衙門的幕府。還有人說制臺凡遇要做摺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臺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筆。合省的官員，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鎮以下，都願意同他拉攏。然而他面子上極其不肯同人來往，坐在那裏總不肯同人說話；不曉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曉得是關防嚴密的緣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氣似的。他的官雖是知府，祇有道臺以上的官，請他吃飯，或者還肯賞光。就是道臺，亦得要當紅差使的，倘或是黑道臺，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說話，他只是仰着頭，臉朝天，眼睛望着別處。別人問三句，回答一句；有時候還冷笑了一聲兒，也不言語。因此大眾都稱他爲趙大架子。這回羊統領請他，他曉得羊統領上頭的聲光極好，而且廣有錢財，愛交朋友，所以請帖送去，答應肯來。又一個姓胡號筱峯，排行第二，也是捐的道臺班子。有人說他父親曾經當過「長毛」。後來投降的官，亦做到鎮臺。胡筱峯一直在老人家手裏當少爺，脾氣亦並非不好。不過他的爲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靜，他偏要動。說起話來，沒頭沒腦，到人家頂住問他，他又說到別處去了。知道他底細的人，都叫他小長毛。後來人家同他相處久了，摸着他的脾氣，又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爲胡二搵亂。再說胡二搵亂，這天因爲羊統領請他在釣魚巷吃花酒，直把他樂的了不得。頭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時是四月天氣，因爲氣節早已經很熱，拿出來的衣服，是春紗長衫，單紗馬褂。當天晚上忽下了兩點雨，清晨起來，微微覺得有點涼颼颼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來紗袍子，夾紗馬褂。紮扮停當，專等羊統領來催請。羊統領請的是晚飯，他忘記看帖子，還當請的是早飯，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會，不見來催，又把他的了不得，動問管家：「羊統領請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們記錯了！」管家回答：「不錯，是今天。」隔夜雖然下了幾點雨，第二天仍舊很好的太陽。胡二搵亂在公館裏，前院後院，前廳後廳，跑了十幾趟，一來心上煩躁，二來天氣畢竟熱，跑得他頭上出汗，夾紗袍子夾紗馬褂穿不住了。於是又穿了件熱羅長衫，單紗馬褂，裏面又穿了件夾紗背心。此時已有晌午，還不見羊統領來催，又問管家：「到底是甚麼時候？」當中有一個記得的，回了一聲請的是晚飯。胡二搵亂罵了聲：「玉八蛋，爲什麼不早說！」於是仍在自己家裏吃中飯。好容易捱到三點半鐘，到這時候，熱羅長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舊換了春紗長衫，單紗馬褂。剛要出門，忽然又想起一件來事，於是仍舊回轉上房，在抽屜裏翻了半天，翻出一個鼻煙壺來，說道：「街上驢馬糞，把人薰的實在難受；有了這個，就不怕了！」等到坐了轎子，誰知鼻煙壺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去拿。

煙。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轎，方才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來未曾帶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虧街上有個扇子舖，就下轎買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氣是涼的，晚上回來要添衣服。於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夾襖拿了來，預備晚上好穿。如此的往返耽擱，及至到釣魚巷已經有五點多鐘了。幸虧祇到得一個主人，其餘之客一個未到。胡二搗亂到處搗亂，人家同他也沒有甚麼談頭的。同羊統領見面之後，略為寒暄了兩句，便也無話可說。羊統領自去躺下吃煙。胡二搗亂便趁空找着姑娘搗亂，也不顧羊統領吃醋，只是搗亂他的。搗亂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們都罵他爲斷命胡二。胡二搗亂只是嘻嘻笑笑。後來端上點心來，請他吃點心，方才住手。又敬了一回，請的客人絡繹續續的來了。羊統領見田小辮子，烏額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們的手，說了許多的話，又給他二人一家作了兩個揖，說：『你二位千萬不要鬧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獨有你二位見面不說話，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象瞧着算什麼呢！』其時田小辮子頗有願和之意，無奈烏拉額布因爲臉上挖的傷還沒有好，一定不肯講和，禁不起羊統領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後來又請了一個安，旁觀那些客人，亦着實幫着說，烏額拉布方才氣平。大家都派出小辮子，不是羊統領叫他替烏大人送了一碗茶，兩個人又彼此作了一個揖，各道歡意，方才了事。其時已有七點半鐘了，羊統領數了數所請的人，卻已到齊，只有制臺幕府趙堯莊趙大架子沒有到。後來想叫差官去請，又怕他在陪着制臺說話，恐有不便，只好靜等。誰知一直等到九點鐘，才見他來。他是制臺衙門裏的關幕，人人都要巴結他的。大概的人，他不過略爲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蘊臣到煙舖上說：『連主人都不在眼睛裏，後來擺好席面，主人就起讓坐，他方同主人謙了一謙，主人手執酒壺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到把話講完，方才起身入座。主人連忙敬他第一位，他起讓了一句道：『還有別位沒有？』余蘊臣道：『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借你差翁的。』趙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據首座而坐。其餘的人，亦就依次入座。通檯面上只有余蘊臣當的差使頂崗，而且錢亦很多，新近制臺又委了他學堂總辦，常常提起某人很能辦事。余蘊臣便趁這個機會，託人關說，求大帥賞他一個明保送部引見制臺。雖然應允，但是擢子尚未上去。余蘊臣又打聽得，制臺凡有摺奏，都是這趙大架子拿權。因此余蘊臣就極意的拉攏他。趙大架子的架子雖大，等到見了錢，架子亦就會小的。當初也不曉得余蘊臣私底下餽送他若干，弄得這趙大架子竟同余蘊臣非常知己。這時候到一檯面上，趙大架子還只是同余蘊臣攀談，下來再同主人對答兩句，餘下的人，他既不脛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說話，在釣魚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趙大架子恐怕有礙關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隨他。其他賓主，每人祇叫得一個，亦爲着

趙大架子在座，怕他說話的緣故。因此這一席酒，人雖不少，頗覺冷清得很。趙大架子吃了兩樣菜，仍舊離座躺在炕上吃煙。余蓋臣是同他有密切關係的，便亦離座相陪。後來主人讓他歸位吃菜，他始終未再入席，搖搖頭，對余蓋臣說：「這般人兄弟同他們談不來的。」余蓋臣得了這個風聲，便偷偷的關照過主人，叫他們只管吃，不要等了。趙大架子吃煙自己不會裝，余蓋臣雖然不吃煙，打煙倒是在行的。當下幸虧他替趙大架子連打了十幾口，吃得滿房之中，煙霧騰騰。霎時菜已上齊，主人又過來請吃稀飯，趙大架子搖搖頭說：「心上怪膩的，愧不能吃了。」余蓋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後，又走過來道歉，又說：「另外替趙大人余大人留了飯。」趙大架子回稱：「謝謝。」說完這句，立起身來，想要穿了馬褂就走。余蓋臣曉得他不願久留，便讓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裏坐。趙大架子點頭應允。兩人一同出門。其時主人早已穿好了馬褂，候着送了一時別過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裏。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場面。余蓋臣立刻脫去馬褂，橫了下來，又趕着替趙大架子打煙。王小五子趕過來，替他代打，余蓋臣還不要。一連等趙大架子又抽過七八口，漸漸的有精神，兩手抱着水煙袋，坐在炕沿上，要想吃煙。余蓋臣忙叫王小五子過來替他裝煙。此時余蓋臣一見房內無人，便把身子湊前一步，想要同趙大架子說話。趙大架子忽然先問道：「蓋翁，託你安置的兩個人，怎麼樣了？」余蓋臣道：「兄弟早同藩臺說過，一有調動，就委他兩人前去。」趙大架子道：「還要等幾個月？」余蓋臣道：「現在正在這裏替他倆對付着。看有兩處，就在這幾天裏頭期滿，不過幾天就要委他們的那裏用着幾個月。你老先生委的事，豈有儘着耽擱的道理？」余蓋臣這時候，本來相請趙大架子過來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趙大架子先同他說安置人的話，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時不好開口。只得權時隱忍着，仍舊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備了稀飯，留趙大架子吃。趙大架子推頭有公事，還要到衙門裏去。余蓋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終又未曾能夠向他開口。臨到出來上轎，便邀他明天晚上到這裏吃晚飯。趙大架子道：「再看罷。如果沒有公事，準來。」趙大架子去後，余蓋臣當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王小五子見余蓋臣很巴結，趙大架子，就問趙大架子的履歷。余蓋臣便告訴他說：「趙大人是制臺衙門的師爺，見了制臺是並起並坐的。通南京城裏，沒有再闊過他的。」王小五子便問余大人：「你當的甚麼差使？一年有多少錢進款？」余蓋臣便說：「我當的是通省牙釐局總辦。所有那些外府州縣，大小鎮市上的釐局，都是歸我管的。這些局裏的委員老爺，我要用就要用，我不要用就換掉。他們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們那些官都歸你管，你的官有多們大？」余蓋臣道：「我的官是道臺，所以才能够當這牙釐局總辦。」王



小五子鼻子裏嗤的一笑道：「道臺是什麼東西，就這們關？」說到這裏，又自言自語道：「哦！原來如此。」忽然又問道：「余大人，我問你，我聽說現在的官，拿錢都好買得來的。你這個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余蓋臣起初聽他罵道臺「什麼東西」，心上老大不高興，後來又見他問自己的官，從前化過幾個錢，便正言厲色道：「我是正途兩榜出身，是用不着化錢的。化錢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們是賺他不起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你們的差使，想亦是捐來的了？」余蓋臣道：「你胡說，差使那裏好捐，私下化了錢買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這個差使，是本事換來的，一個錢沒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裏當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最要公正沒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說來，你余大人是一個錢不要的了。」余蓋臣道：「這個自然。」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前個月裏，有天春大人請你吃酒，我看見他當面，送給你一張銀票，說是六千兩銀子。春大人還再三的替你請安，求你把個什麼釐局給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銀票，滿口答應他的嗎？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說起，春大人升了釐局總辦，上任去了。」余蓋臣見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處，只得支吾其詞道：「他的差使本來要委的了，銀子是他該我的，如今他還我，並不是化了錢買差使的。這種話你以後少說。」王小五子道：「照這樣說起來，沒有銀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余蓋臣道：「怎麼不得？老實對你說，只要上頭有照應，或者有人囑託，看朋友面上，亦總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來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咱們的交情怎麼樣？我要薦個人給你，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樁事情。」余蓋臣當他說笑話，並不存意，只答應了一聲道：「這個自然。你薦給我的人，我便拿頭一分的好差使給他。」王小五子默默無語的敬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寢。一宵易過，又是天明。到了次日，余蓋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上院下來，隨又寫信給趙大架子，約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趙大架子回說公事忙，不得脫身，等到事完出衙門，八點鐘，在自己相好貴賓那裏吃晚飯，可以面談一切。余蓋臣只得遵命，才打七句鐘，便餓着肚皮，先趕到寶實房間裏伺候。一等等到九點鐘，趙大架子才從衙門裏出來。余蓋臣接着，賽如捧鳳凰似的，把他迎了進來。一進門來抽煙，堂子裏曉得他的脾氣的，早已替他預備下打好的煙二十來口，一齊都打好在煙杆之上，賽如排槍一樣，一排排的都放在煙盤上。只等趙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槍，兩三個人，替他輪流上煙對火門。此時趙大架子來不及同余蓋臣說話，只見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個不了。有時貴賓來不及，余蓋臣還幫着替他對火，足足抽了一點鐘。其時已有十點鐘了，趙大架子要吃飯，飯菜是早已預備下的。當下只有他同余蓋臣兩個人對面吃，貴賓打橫，伺候上菜添飯。趙大架子叫他同